

## · 科技界声音 ·



图片来源:南都网

新一轮探月潮、火星探测潮扑面而来,但我国高校对行星科学人才的培养,几乎一片空白。孤立地研究地球,而不去“串”地球兄弟姐妹的“门”,不去认识火星、金星等太阳系其他行星,很难真正了解地球的起源和演化。要开阔学生的视野,就要开设“地球与行星科学”这样的课程。

——中国月球探测工程的首席科学家、中国科学院院士 欧阳自远  
《中国青年报》[2010-09-07]

健康是一颗空心玻璃球,一旦掉下去就会粉碎;工作只是一个皮球,掉下去后还能再弹起来。在决定人的健康程度因素中,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只占15%和17%,医疗条件占8%,而生活态度、生活方式占了60%。拼命工作的年轻人,不要忽视自己的健康,最好的医生是自己。“有了健康并不等于有了一切,但没有健康就等于没有一切。”

——中国工程院院士、广州医学院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所长 钟南山  
中国科协信息网 [2010-09-10]

由于科学界公信力的丧失或缺乏,使得各级科研管理机构对指标性的学术评价高度依赖,由此形成了“我爱真理、我更爱论文”的不良学术氛围和“我爱真理、但我不能得罪学术权贵”的处世价值。

——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研究员 杨卫平  
《科学时报》[2010-09-03]

从2008年10月至今,《浙江大学学报(英文版)》收到的2233份稿件中,大约有692份被检测出有抄袭嫌疑,所占比率高达31%,令人惊讶。我们举行相关讲座,在科学网上发表文章“透过几种现象看学术不端”阐述看法,就是希望论文作者、科研人员和编辑都对论文剽窃保持

应有的警惕,并且抵制文化上的某些错误观念——比如以前,学生模仿老师文章的行为一般会受到鼓励。

——《浙江大学学报(英文版)》编辑部主任 张月红  
Nature [2010-09-09]

学有成就的人,其实都有为国家服务的情结,回来不需要理由,不回来需要理由。自“千人计划”实施以来,形成中国的第三次回国潮。在我所知道的数学、工程、物理领域,很多华人科学家的影响非常大,而且国外科研机构也开始关注并警惕这一计划。据我所知,最近美国某大学甚至作了一项新规定:科研人员离校一星期必须向系主任报告,而此前,离开一个月甚至都不是问题。“千人计划”或许不仅将改变中国的科技事业,也将影响世界科技格局发展。

——北京大学工学院院长 陈十一  
《科技日报》[2010-09-05]

到目前为止,日本缺乏世界级的科技期刊,尽管它的整体科技水平高于中国。日本之所以会这样,是因为他们没有这个雄心。一些日本官员告诉我,日本科技界的现状是:官方、民间都觉得,能在国际英语刊物上发文就很好了,本国有没有优秀期刊并非他们所关心的。如果他们像抓诺贝尔科学奖(他们2006年提出,要培养30位诺贝尔奖得主)那样重视科技期刊,我不相信日本科技期刊的影响力会是今天的局面。

——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总工程师 武夷山  
《南方周末》[2010-09-10]

在同行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——如果说减缓气候变化的关键是石油,那么适应气候变化的关键就是水。水危机已经成为气候变化中的一个关键问题。

——国际水资源管理研究所主任 Colin Charters  
新华社 [2010-09-05]

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进市场,实际是从样品变成商品的过程。按照我们的经验,如果在实验室小试做出样品的成本是十万元,那么做出能投放市场的商品,则需要上千万元。如此巨大的成本差异,企业家当然不能不考虑放大过程中的风险。

根据研究,研发投入、中试投入、产业投入的合理资金比例为1:10:100。而目前我国这个比例只能达到1:0.07:100。缺少中间试验这个过程,致使企业家独自面对生产规模放大时的风险,可以说是当前我国国家科技成果转化难的一个重要原因。

——北京中科前方生物技术研究所所长 蒋佃水  
《科技日报》[2010-09-10]

对于教授们从事产业开发工作,美国高校一般都是鼓励态度。比如我以前所在的阿拉巴马大学伯明翰分校,教员有20%的时间可以作“社会工作”。我就是用那20%的时间搞产品和技术开发。技术转化时,一般有个3-3制:转化收入的1/3归个人,1/3归学校,1/3归系里(团队)。这样,即便研发利用了学校的时间、场地、设备,个人的收入也非常可观。如果参与研发的科学家决定自己出去创业,他得到的报酬可能就更高(风险当然也更大)。

——美国 Hudson Alpha 研究院研究员 韩健  
《科技日报》[2010-09-10]

在中国本土上产生诺贝尔奖获得者指日可待,20年内一定会出现。这个预计还不太乐观,应该说10年之内就会出现。

——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 杨振宁  
中国新闻网 [2010-09-10]



图片来源:光明网

我从小就很自信。上学的时候,如果我听不懂老师的话,我就想,他是个坏老师,他讲得一点都不好。

——2005年诺贝尔医学奖得主、澳大利亚科学家 Barry J. Marshall  
《光明日报》[2010-09-06]  
(责任编辑 杨书卷)